

孤

樹

裏

談

孤樹裏談卷之七

庚集

英宗中 天順紀元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文第二日拿項文羅聞父喪未起題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三日陳循蕭鉉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儒古鏞丁登泐敬等爰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奉

聖旨道監著內臣王誠舒良王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監寺卿辭職如禮部右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辜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位功在社稷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軌為敘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命法度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肖鉉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天順元年正月二十

六月都察院右都御史肖維禎等上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搆成邪謀逢

迎景泰篡易諸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奸朋紊亂朝政擅

景泰御名

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壞了近因

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守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息動搖社稷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肖鉉項文曜江淵俞士悅

王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謀密知前謀不行發卒及朕復位  
這厮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  
處以極刑藉沒家產成丁男子但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  
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後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箇危  
宗社的情理劣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恕置了今內外的官務要竭誠尽忠奉  
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厮每朋奸乱政違了必誅不饒  
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知道欽此

立齋錄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  
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  
部肖維楨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調兵部鄭太  
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禎張純楊寧張敏王驍富馬

昂謀福柔憚程南云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刘本道  
張睿一管京倉糧諸井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著人舖  
馬裏去欽此 同上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上好美喫粥矣事固无預弟小人  
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刘深亦帶刀在侍深亦以復位功  
進左都督復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  
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水東日記

○予嘗謂已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  
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獨知之真內惟吳安一人似昧報施  
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今日偶王暕舍人語頗不合暕之言  
曰當時內非吳安外非于少保等持命之堅必與虜絕以饒

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雖亦主一說，終非正論。予終  
與之。办陳咲曰：且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  
充供此，豈其報歟。

○丁丑，易儲召襄王，以首謀迄，今紛上大夫，易儲事一。叶君臣  
不得逃譏。召襄則云：无之于王，不得无罪。弟死不蔽法耳。既  
赴東市，子弟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万精  
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庭秀才乃及耶。王語尤傲，揭然至  
之功，非于死也。野記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奸邪  
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藩于

上上命杖岳百，下謫戍肅州。室庐財產，悉賜指揮季鋒。得旨自  
往。拋岳門檢括，爭及家人出門。一搜驗，可辱侍之光。幾  
上宥岳，得還。適鋒得罪。

上曰李鐸家產乃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以據鐸門搜括如鐸亦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賞光幾何鐸奏稟不肯肯歸于岳上復加汚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漠索尤極醜辱焉 同上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李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侯逐舟行比李舍傍教夫肩小輿伴入光知者師弟子既集便闔門誠之試文不以宮礪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无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發惟自訟格其心而大矣者必黜一日庭中橋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毋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遜大略相以二君江南士人人去誦之 同上

○太祖留心孝校胄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彗得之今彗稱李公特勉以耳目相入又其忠即震灼耳 同上

○英宗以表道卒稱薛文清公後未如吳与弼陳憲章輩博學  
山西石其人鮮知後秋丘相等文李楊文貞公後稱徐武功  
等政事兵名爭各有若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  
此所徵道卒惟文清誠為之餘不暇方人也要之

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臻之極千載自有律度量衡獨忠  
義之節前后所出者扶持宇宙萬古一日耳 野記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覓禍近欲免死計其門客謝昭者傲張  
鬻教蔡京招龜山故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与弼以收士望  
至 朝廷遇以重礼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徃候之初相見  
時官死尊渾為弼皆矜大夫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礼見  
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崔要厚賂輒造  
門拜謝又籍朝紳名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  
榮識者鄙之時予独不徃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賞花



會詩請李文達所適與弼先札予見其戴天頂欄簷棕帽致  
咨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  
下李事文達顧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弼支離出處  
文本呈來達良久起身為啟辭狀予亦起立與弼揖予曰大  
人先出吾有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  
中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矣先生何為爾順  
中曰應曰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  
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啟去就耳予曰  
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

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得佳奇就賤  
故來問耳予曰把作得佳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當自度  
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撰白六事皆經生之恆談  
无大裨于治教且詞語寥寥學術一可知不若勸其終隱免文

他日實不副名貽笑斯文顧中曰諒不可畜以是與弼乃  
歸既歸矜輝无故態人有訊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真不真  
豈氣象奸難覩不父東魯吾夫子猶自循上善誘人他日羅  
狀菴 休官往見揖辭至再意待倫三性而后見之怒遂次  
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直轉見若上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  
之不及他日以弟不禴无如之何乃自褫冠蓬首裹衣束裙  
雜稠人中跪訟于府庭府守聞狀見其名始遇以礼未幾又  
祈于布按二司張元楨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輩  
氣冲天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各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名教中之罪人吾首按兵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達止傳于鄉  
里去世有徐言緩步搔首閑目矯激于昭七而情行實七教  
以欺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與弼下矣奚足

道我 瓊環錄

○天順初

上以郝王薨欲令妊妃殉葬夫內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  
弃幽閉幸與兩女彥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又女无依尤  
可矜憫

上側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以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  
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所天下且在內欲居旧府何知之四如此誠便但衣  
食用唐不可缺減

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後道老成中官  
數人以便使令之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太滯蕩无度人民失望一闕

上皇復位无不摧忻鼓舞及石亨張軋輩弄威植人又失望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夫与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实為难得亨輩遂謂天与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叩駕奪門之功且言天与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矣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惧方善 上嘉御史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

日或 雷電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灾京師震恐翌日即

将美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感召天变又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水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豈不然矣

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等又自以為功且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吳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与有貞同貴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吳不可放去还要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人心无不摧戴若元亨寺攬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此輩諛言一入未去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用哉天

順日錄

○天順初石亨招崔納賂文武大臣尋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恥即義為何物矣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

廷試孝子以求美安民二事問言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風時非御史員缺有行賂于崔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矣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矣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庶各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  
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優輿論初朝廷旨意尋出內閣臣調進旨  
稿晉閣中号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  
既得萑寵乃告上欲劾事还簿閣中 立齋錄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吳孝田園廣  
春夏間諸子集佃僕數百人插秧擊鼓唱歌與陳夫人各  
看輿循覩于阡陌午憇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  
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踰門坐觀徐  
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設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  
我時不能无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恣  
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覓水為渠耶以此益知出處自有

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瑣錄

天順初以景太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宮官銜者改別職用  
且改李克述林恒一間黃廷臣尚宝卿劉主淨倪克諤呂逢  
原通政叅議錢原溥尚宝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乃用  
供職蓋出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  
幾呂先生遂帶叅議銜同可齋彭先生入闕是冬陳汝言用  
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銜門銜而本院李士乃死一人事体自  
不便

上召冢宰王九臯承旨九臯對曰李士職不輕令似太憂汝  
言折之曰唐有十八李士今何憂於是俱改李士錢則侍讀  
李士而可齋則以少太常兼侍讀改兼李士明年廷臣使交  
南還亦援例改輿論汝言所行可稱者惟此一事有貞有愧

本 同上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袞公陳情乞封前母  
詔從為後例昇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龍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自廣東赴闕時僉都御史  
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俱被蒙  
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鄧侍郎幹  
等皆未得如斯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水東日記

○英朝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以保等以召立  
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尋官會問于俛首  
不办但言辨也死不辨也死

朝廷赦得我中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析并办垂莫能難肖都



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然兵張賜即封太平侯者 暄自與肖都云與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肖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欵回語張賜怒斥之曰看你這守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七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市奮然攘臂奉踢王于二公皆謂此二奸臣正好歐識者舍咲越明日有貞守遂陞旻通政叅議後有貞等敗王文事亦昭雪旻慚悔搃護不及矣 瑣錄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成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每為題失者聞之莫不嗟惋予私與彭張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幾羣臣百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室位何煩用兵喋血于禁邪况當日

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後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

置 上皇于何地此乃僥倖念天之功非万全之策而乃以  
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于是彭先生聞言於李公元德公亦  
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  
對之余泚容言之

上頓悟即嘉踈絕亨皇反快七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  
泚此得什 同上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  
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疑得休薛惟李行老成而因奏對誤  
稱李生遂以失宥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則兒陋心險許  
則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无福一日朝退上東閣  
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頭喙然而  
咲至東閣中官會揖後與許咲不已殊失規瞻僉鄙之徐性

多疑方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完及讀卷日

罵御之華殿中官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儆寔後岳正繼之進對盡言甚至語唾屏息涕洟

御衣亦不自覓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扞脚

故以數人旋被弃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而高平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慎欬瑣錄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尋出于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訥上无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川只知貪賄賂孫矣全不曉文章問仁既足死

願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嘗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吳郎真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

堂作至私堂蓋許道素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訟  
語題下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並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  
告子故詩中俗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同上

○揚昌平

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

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  
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人縊而耒乃一娼也揚故狎之願謂  
曰若耒何為娼曰耒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  
駭然揚止之曰已矣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矣公  
先往妾隨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  
哭吃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項願揚氏家人曰去葬之即

自取練經于旁

野記

太傅安遠侯柳溥自禦寇无功取還即至

上召兵曰溥之為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

人誰為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付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駢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无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  
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逆何而得况无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慚惧而退天順

目錄

天順初虜酋亭來近边求食傳聞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領兵  
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矣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灾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  
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与之休息况胡虜雖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  
率兵伐之恐不可若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篡亡国之物不

足為寶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与之美曰

聖慮如以庶幾先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卒兵先遣通事探其  
逆順俟其回報処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探亨未  
卒厚与賞賜深知感恩但其余部落為梗得亨未保送使臣  
而回 同上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甚狂且如行臨川王与肆尼姑適及  
鎮抚司指揮門達問之實无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  
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办之矣因言往時  
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后但令鎮抚办其枉者  
可也 同上

○景泰間山東連歲灾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内帑銀三万  
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与美曰可漫否美对曰可有真拂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爾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  
得之矣曰雖有此弊猶勝于无良

上曰增良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  
得已從之遂增良四万兩有貞退而不樂矣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友沮之万一迫而為盜責將誰  
歸蓋其初不命可否惟欲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吏之當而  
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竟有貞之非嘗曰如增良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  
其謬如此 同上

○天順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言自大同逮係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矣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矣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办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多在推問明白而進狀  
果爰不實矣曰須遣人休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矣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死矣中富遂致仕而歸

山西叅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爰  
出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焉其  
劾安遠侯柳溥西边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  
云上或先私問茲事可否奉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同上

上留心致務漸齋招桂然賂在右者之非厭其所為不能驅  
遣嘗於淨中屏其人告矣曰為之奈何矣以為人君之桂不  
可下稷果能自覓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无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外參決矣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積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与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吳矣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且服謁奉先殿行札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闕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後省奏章暇則听内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外每日朝有命則一

兩朝隆冬盛暑五旦朝今左右乃曰何

乃自勞如此美曰自古美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母后親

覽政務則脩德

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美曰

陛下言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同上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美從容言政治得失美因而極言下情之弊時往七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死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良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害略述此情

上初不許但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尋左右貴近所

囑因而諧毀類矣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所之從而見疏矣初亦覓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  
矣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開夫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  
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美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同上

英宗皇帝一日 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寺被  
召入侍時忠國公新弟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寺  
謝不知瑾独扣首对曰此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大臣裴富曰尔聞若所言乎盖忠國新弟極其宏俊

上固疑之久而事皆愚不自知此一駭乘之萌之一耳平胡將  
軍總兵官抚寧侯景昌曾被眷遇能談旧事而其言亦不妄  
惜乎師行勿也及始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同上

○四月中

上召美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行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奉進才能者用之美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勳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遊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詹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璽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同上

○會昌侯弟昱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美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矣對曰若

陞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抵法高景宗俱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出既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美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送公法美頓首曰直可謂王者不私矣同上

○吏部左侍郎孫弘闕喪

上召美曰孫弘豈勝吏部美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囑角京官高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不情即令守制復召美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

荏衡非

物荏衡地如此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美曰以在朝觀之

死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海問其優劣美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彥表裡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同上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崔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美此人美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黼亦不甚許他日以李士李紹對

上復問美上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

玉音除紹為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同上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美可以勸臣代否美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波无所止宿款

效天地壇為一齋宮何如美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回庶免晚間出入矣  
頃首曰

聖慮極是

于節庵恭子于康頗好聚畫蚤天順中自邊被宥还将以節  
庵樞歸葬于鄉一日死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賣蚤人負數  
軸素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蚤像也納微價而得  
之節庵家畫蚤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藉入者太監  
盧求後被宥免籍物皆還而蚤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  
氏有此事不亦竒幸矣哉張卽中座中言如此 同上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頤矣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无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  
美頃首曰

陛下孝此莫大之孝也。其壽考徽号美定四字曰圣烈考。

壽 詔于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礼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崇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蔭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壽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奕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自曰。有何功于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闢此必見怒矣。奕曰。此是以見。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向為侯者。預政不審。太后知乎。

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閹防之說。至今猶。



悔美曰此尤足以見

卷一

七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醇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舍字与弼抚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  
不教人事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还鄉必  
姻而表及至親迎后不行合卺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  
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  
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惟長揖問其  
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表從孝者不  
納誓見之礼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  
还之辞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  
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  
起四方搖動聞抚之貧者亦欲乘机劫富家夢早覓之急曉  
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具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

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味物適  
與曾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卦无不曉暢揚  
溥先生深重之兩召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  
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皆笑其迂曾有咏桃一詩云靈臺清  
曉玉无暇。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  
三花。有吾与點也。氣象方岳各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夏造  
其宅 同上

先是忠国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隱士  
有吳与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头經書動遵古  
礼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美問曰吳与弼果何如美曰与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  
明王莫有好天下土徵昨隱逸君

陛下此行一事亦本朝成案

上遂決乃命人齎勅書東帛造其庐与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帛數

月六至

上問數次一人行人來報至通州矣美即入言之

上曰當受以何職美曰今

東宮講孝正宜老臣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美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矣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与之左矣曰若見畢可名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昌文幣賜之美曰再与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

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美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  
聞高義特聘尔来如何不受朕初不对美但其对良久方对  
云微臣草莽賤士年廿嬰疾日加虛怯不能出仕山林之下  
不敢接見一人雖聞大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  
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  
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声一日又痰作二  
日入見

皇上之時幸而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实不堪  
供我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辞与弼对曰  
朝廷暇瑩諫次之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兩辭終不敢應於是實之幣  
白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願謂美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賤與弼終不就三辭后稱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  
賤授之故不受美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尽禮待先生非輕初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付說  
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  
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  
允亦宜就賤以答

朝廷至意間

日

上謂美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賤不相拘听其自在候秋涼欲  
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美諭以此意  
亦不受美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无不

加敬以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夫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于求乞慕之徒致亡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云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李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受賤三辭次以疾不能動復留京兩月不取具本再辭去夫舍訴衷曲眩矣謂若肯就賤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李凡有輔道進孝之法矣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畝可以開

聖孝美嘗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甚述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善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或天忘况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万机之暇令與弼泛新講說於

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嘗有補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美輩早晚亦得請敬以治身心以賢治道与  
弼堅辭謂衰痰不能供職决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天保全美次日早見

上言与弼本意亦愿供職弟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謹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难留也美曰以

朝廷盛事若始终成美尚得賜与為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还是以行人送歸再与勅書令

有司供月糧米以贍其身美即拜共云此奉突帝王之成德

之事曠世稀有於是与弼感激无以報称條陳十事上之伏

上表謝恩而去天順日尋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願謂矣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在畜其節尚有正旦慶  
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矣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  
歲不缺云 同上

○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美謂曰東宮讀老嘗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  
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  
監管且曰先讀何也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孝尚  
書 上曰老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  
費心力矣曰讀老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  
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老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



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夫對曰  
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同上

○英廟一日独与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  
難目処者朕為卿处之公謝光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与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位臣上因厚待之今彼侵家政規崔賂頗撓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盖敬

上為厲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来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  
而以双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无过亦嘗諫其

父殆旦畝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妻之勢不可畝後或啞瘖死如初冬情也公又甲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循未出朝也

野記

○初石彪事奏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于彪者上召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夫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无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踈息交通之弊遂止

天順日錄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用議事至京晉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庶使王越對及越至陛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衰利

武職打扮越初廷試乎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于內閣取帑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于廷試豐偉之仗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戎戩削爵惜夫

瑣聚錄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慙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旧公為人恭莊嚴重得時行志不為小燕曲漢平居尊崇正李龍解人言恭美委元南北之公大順庚辰會試累子同作考官見公詢及人物子曰五經鬼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原先生留意及請羅庶吉士英廟諭公專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于吏部元禎初不与公曰此人不可親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

卒取羅倫第一

憲廟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老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云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賈介故事請公番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喪此公言亦未為死理 同上

○太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宥任時冢宰王九臬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奏咨時於文則誘諸王公武則誘諸馬公或自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公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同上

○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遂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珍，應當在公。既而果降。

此答

野記

○武功侯奮志疾惡湯都，閻胤績謂曰：省蓋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陛下乃敢撓殿中人，出乎公默然。野記。

○天順間，肖維禎為都御史，附阿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寺文致獄，索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奉代者李夫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肖維禎，富奸，誣忠而美薦用之，則夫為有禎之黨，而同一譖。

害謙益昭矣。

及溪雜記

○景太間，太監囚安宗，信什教母三年，度僧救万於是。僧徒尋

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數萬

卷一百一十五

上召美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美對曰陛下明見景是宜禁

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搖自披制二十以上者俱

令還俗違者殺功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

俱皆散去

天順日錄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庶公正  
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儀還適外舅尚書耿公卒  
於伍發引之曰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柩在途公  
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泛而諸公皆下轎徐上行我一里  
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礼云水東日記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儀八月日

上有事西壇祭廟從衆皆盛服候

駕劉祭酒崇益修就前班偶閣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享有

前元時孔子廟碑卧草間欲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言  
此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曰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  
立若建國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

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宣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况  
加封諸製已有史傳聖道重輕初不係此須史商量復竟不  
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仆矣秀  
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

水東日記

○馬士權泰州人謨官于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与李士  
先生游刘元博徐有禎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權故与徐九厚  
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良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權勢相  
拉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有間遂捕其事自武功伯  
廣東參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毀謗朝政  
特過干理假丁憂給事中李乘輿進

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請有貞怒望使親信馬士  
為此而滅其迹上命崔臣門達分遣選卒捕有貞于途收  
崔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于庭必欲士崔承以及有  
士崔遍穿殘死者數終死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貞尸七月  
二十五日以天變得什有貞出獄感士崔許以一女嫁其子  
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崔自大  
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雉色士崔辭曰貧儒不能富侯  
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崔略无快意將行余  
偶見士崔于刘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雄偉氣  
節凜然无一言及徐之事真信義士也

寓園雜記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  
否有貞曰臣性剛偏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夫何如  
遂贊其美因得入閣蓋不虞上之連問也后有貞之貶美



反擠之以其无誠心薦已耳

同上

○天順庚辰春鬧火起監察御史焦昱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体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次衍聖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邪

同上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亡馮益謙之就逮亦奔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也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

菴園雜記

○察友孫司務諲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主某女出

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湏臾不見里人訛

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棄

樹上問知為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但聞耳邊  
風聲霍々它无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体顛不可忍其家蓋舊  
識也翌日送婦乃復成婚

同上

○文莊葉公巡抚兩廣時素与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按間  
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常短葉于丘上因為先容進謁李文  
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无辜之民為功文達素  
知葉公默識而已盖張某婦省時葉常知其不檢疎之由是  
致怨丘不知察也丘素知文事非李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  
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嚙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  
績盛称葉公李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于先生无忝  
達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内閣地邪及藤峽用兵勅韓公  
雍書有云徃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盖張某先入言至  
是始發也葉公后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迂左僉而已文達

沒始得入禮部云 同上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搆害之非也  
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  
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  
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軏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楊善由鴻臚卿封具濟伯其余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  
幾 悉列皇太后偭言于謙匡濟艱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寘其寃而悔又常以問李文達公曰天下

陛下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面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  
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  
霍氏之禍萌于駱乘耳 同上

孤樹哀談卷之七

孤樹裏談卷之七

英宗下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蒞蒞惟正人之多不敢與為天順初有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持老招徠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所親盧旺彥敬杜清寺二十余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賊事皆尔之所欲為者尔不知所謂咸曰我寺賴老爹權幸各謝都指揮及指揮之賊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北京白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称其謀及尔寺若助我至此我取非尔為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瞽目指揮董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尔寺勉力為之乃謀曰人同人馬甲天下我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死

遊擊將軍與日李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  
出山東拒歸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  
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設分其地而还二月虜寇延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大事不難天下各處  
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大事  
亨師还无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立齋錄

○錦衣官校差出捉人惟財宜高勳以千方計天下之人被其  
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資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唯有一害 上曰何害資對曰錦衣官  
校對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思損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遺餘曰幸甚 天順日錄

○太監阮安一名阿角交趾人為人清苦而介潔善謀益尤及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鑿楊村駟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

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管建紀成詩一時名人显官无不有作將傳

布間以至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後皆有碑獨斬尖者要不可以稔善歸之亦媚疾之耳 水東日記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于謹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資為兵部侍郎而迁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險邪謹力庇之時謂之于謹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謹耳密言不預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皇吏部尚書王直世稱儒者謹初甚敬之已而被文

曜設之謫由是頗慢直嘗論其老不去蓋文曜有代直之意  
其後謫為石亭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天順目錄

○上一日言宦官荷見雖曾效勞其失逸亂小人朕初復位特  
即於太后前曰皇后死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見  
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資曰諛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  
惡者陛下絕之良是 同上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開朝罷召資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翱  
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政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隸副都  
御史崔大明曰子文非不殘且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貞才孝，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軫、黃  
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資與翺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之戶部。同上。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資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示後世。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死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內府之門。豈可奪。上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寧肯足惜。不  
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  
而已矣。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阻賞以誰為功老臣者曰依然  
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无所施招  
崔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无排擠之患 國家太平氣  
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  
於是驗之尤信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資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資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与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資謂曰黜陟之典亦當奉行資曰此

祖宗旧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起  
卓政績显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

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翺及子三人侍宴以勵其  
中輿論慊然隨于其中召布政肖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  
都御史 同上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  
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且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及當革去但念  
國戚于親子弟存之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息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尽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  
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后允當卒從之 同上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如此因言  
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筭如此因言

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尺忠之道乎督自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君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同上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行劫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无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不敢办理賢曰若 旨意付法司但枉者与之办理不許為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 同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閔銀十四万余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与布錢何如賢曰須与戶部議一日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怨尔數人矣慎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无事然使其不覓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无減且天地間万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

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同上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同知遠泉寺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立齋錄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媿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惠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奉之甚至人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阻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后卒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錄

○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潘臬郤昂  
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与子書某人  
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  
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  
子之惡者有阿附蒼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  
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  
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  
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  
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始論其  
子于法斬之鄉人頑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同上

○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萑納賄擅作  
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  
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  
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為功貪置富貴

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无厭

上初不得已而後其所欲后又不能堪稍踈抑之吉祥輒懷異  
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初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而孫  
鏜等先覓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兄弟與同惡者先詣  
錦衣衛指揮逮臬宅前遇臬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臬亦吉  
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  
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更至門欽兄弟  
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下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美等拏住予亦不

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李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斫予一刀又打一刀皆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及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譖駮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為此入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与我馬本進入就令人防予至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于門縫接進欽見門不開乃率火燒復欲害予令持刀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替解之及天明上馬呼弔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寺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寺於其宅尽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宥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后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時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竟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者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李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同上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无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如何過來今日不

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常一旦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  
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  
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  
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  
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  
儉 上曰如鍾鼓司承應死事亦不覩听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  
書是帝王治天下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賚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賚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賚曰誠如

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而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賚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賚曰明君未嘗不与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賚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賚曰近聞外訖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賚曰松潘羌氏叛亂已

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

三司官統兵頗煩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

成功且自長子帥師弟子驛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燕  
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討  
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駁悞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發  
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夏雖極熱尚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  
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双目即熱燈曰 陛下聖  
質所鑿堅厚如此蓋由体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  
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謂瑄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顯者美時  
年七十八歲資曰臣聞祿命之說期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无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資曰若繼期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骨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備之恐后来者未必過之刑部陸喻其任都御史李寬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登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及時文賊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千市曰好漢肯來後我曹家是乱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放彘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燾崔恭亦佳登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每靜鞭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胥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首与勅書邊妃事

上下金基節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化節尚  
書不自求退朝廷难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處可以代之賢曰張處老成人此職亦宜  
賢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陳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  
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翔與賢說賢言石瑁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備之張處可不動也 同上

○曹欽逆謀既就知 朝廷以七月初二日寅時出師征麓川  
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止其妻姬也今以兵從  
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厲之令守  
守門理諾之曰翌日必伺吾報始可奉兵欽亦諾之遂去  
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

命人晝理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暮暮詣門呼  
守丘自門隙投券入語門者券有急情即須上之比欽伺至  
鷄鳴猶不見瑾未欽往問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未嘗  
歸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諸門翰得之投之以兵瑾墮  
溝中遂被射死時

朝廷得奏不啓閔欽已擁衆馳長安東街大明城徙未闢欽知  
事露死以為計第索一一大臣將殺之軍卒无紀律騎馳縱  
橫于市欽入朝房朝士奔逸遂殺錄臬寇都御史深上方俯  
首着靴欽以大刀斫其首身破為兩既而孫懷寧鎗提兵乘  
袞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  
勿開門故无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吳瑾  
不得內中即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无應者于後方  
得其尸于溝遂收葬之与寇深寺皆蒙卹典瑾後追封涼國

公謚忠壯贈恭順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赤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无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愕然无言屢易訊者賀对皆如前竟不得而賀之受楚酷已甚有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之賀曰馮先生胡詬為向事吾夫独与君密議不託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宦家為天子平先生言曹排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觴先生命妾侑飲庸何謹乎益无語与賀对斬于市或曰孫始佯与欽連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軒鎖之重七鎖入穢十兵于家後后門出治軍袞欽七殺孫之子孫遂迄成穢渠之勳時欽適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脊頰擬以刃而什之索王尚書朝甚急王在一室窘迫无計一主事大有力遽負王奔去而



免王後擢此人為要津時呼為馭官人 野記

○二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輩无隹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姪欽亨有姪彪皆掌精兵在北边内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喏而心惕然謂彼于禁中奉事直如此易使自取何有乎以是恒銜深疑未幾欽彪繼反

上益信故于功臣罕絲保全且嘗有密旨地方有警不得調北边軍馬往七及入京城 同上

○國朝旧制誥勅勘合字號國王用礼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礼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褒武官誥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一月以武官誥命二十八宿編及用中書舍人芮善奏請同

翰林字兼石春坊太宰士解縉寺設用百家姓編奉

首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貴芳言  
今文官三品以下詔勅十千字號俱已編次乞勅翰林院  
別取他字編號庶无重複

上命用十二文字編之 瑣錄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舂高為戲墜地  
拗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擊  
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矣朱懼潛道胡氏子頃許復甦  
頭項于是端直歸家七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  
瘳者嘗與陶僕輸谷如市道遠極瘳擗其頸氣幾不接陶僕  
素愚匆遽間削竹為銳鋸刺之瘳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  
起一死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身之  
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余冬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无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指頰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錯触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規其所戒悔之莫及也 天順目錄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偏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忤觸者輒率木簡撻之一日与掌順天府州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覈

上召詹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夫對曰若查覈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欲欲追其支過俸糧者夫曰不可戶部奏請得首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无不驚懼一日夫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什然无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尸

上召吳問如何夫曰如此行之未為尽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鳥首示眾 朝廷不徒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後之 天胤目錄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舊臣將前送去雲南兩廣胡賈賈刑芽外遠官尺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

達一日夫從容言於

上曰遠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

來其是不便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听其不願能善若後日願去者仍從之

矣曰幸甚 同上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

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覬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

金館緡在歙州界在刑部雖有深刺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入

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

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美雖百計固位奈何攻之者耳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于兵去不能自矣向使病去不出則清名必然傳后不失為寬謙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批之不行以此見忌須予遷兵部若屈任其所行豈敢誰何竟至顛路而后已 同上

○刑部尚書魏原為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為河南布政病事瓦前當時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符條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但角以此敬之但為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係于京后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執振恚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材丈夫之流也 同上

○都御史洪 福建人中鏞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奇迂考功  
郎中士林重之舉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  
不識其人須往浙江考察官員被斥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  
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狀持朝  
士皆后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直儒雅君子動履似迂  
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矣于謫智云 同上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都官屬授御史歷陞布政侍郎俱才一  
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厲衿出巡唯疏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  
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惓然及迂刑部僚屬不  
樂言行或少變于前未幾以夫囚左迂其孝甚博而文或端  
論者如蜂採花不能釀蜜云

○都御史軒輅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  
勿澆水即救出衣不濕得一錦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制

衣一袋却之只待旧衣乾着之后為御史使振水蕪之責用  
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傲於王者服食  
器用極其精巧洎輒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  
不取自著一青布袍无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  
燒餅一枚而已与僚屬約三日以廩肉時置買肉一斤數多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裁回鄉者或故旧幹經會晤者每供  
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驚異此卒不易得也自余盤肉  
一味而已忽聞親張明自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  
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遊樂必至醉弄  
酒言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憲臺聽理南京糧儲清樾愈聖  
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  
為儉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  
中若此其為中之孤鳳也

同上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其為將也能  
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後一人親帶  
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于弟友士  
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七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  
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  
后成功然天性亦實能忘已之勢听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  
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  
亦偉恭之名將抑其次也 同上

○張泰都督鎮寧夏廿余年綽有美聲石庵克將擊將軍巡邊  
將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彫曰都督家一古甌可坐  
也處即為善仍偽為石亨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處至  
以不得執故百方窘辱之張殊不為意后使人要迫之其子  
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抵瓶所直僅百金耳張慨然不悅

曰尔非張太子夫吾豈吝百金顧此辨吾祖宗所貽豈可自  
我為甚貴失之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泰稱  
病不出子委官往時刻征董為余道此事甚悉水東日記  
○運使韓倬温州人魁梧端重御史有言獲妖盜有功酬以勇  
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休一方仰賴閩省上下咸謂出巡  
者十數輩或过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  
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倬者自后繼者十數輩亦莫  
能及后迂運使於河東清操愈著多所建明劄立孝官得師  
儒擇其屬尸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才遂與天性至  
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兼以數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仕終於任以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天順日錄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於御史  
獄皆伏誅仍以鐸弃市而磔欽屍藉其家以資將士余當并

落二戟流黃南旌死節功更封理梁國公謚忠壯則深少保  
謚莊愷倫功行賞如送宗太保安太子少傅矣郭祥昂並以  
本官兼太子少保錫賜爵徹侯而完者禿七為

詔暴欽罪于中外

同上

○今制每日常朝

御奉天門其

御座謂之余臺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繖蓋四圍扇聯翩自東  
西階升立座后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雜  
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兵出伏局所供一柄三刃而圈以  
鉄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別線圍自落三刃出高所以防  
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織扇夾立于金水橋南止扇座上  
之織及夾武備二扇耳而座上之織遇風勁時則去之 瑣錄  
○同年鄒來亨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為美謂此官  
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无才何敢當此若才有余而位不足

公侑以為黜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侑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后歷顯職而愈審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不高于才也

天順日錄

○上召資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无可奈何及見美忸怩有怨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慰勸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于面若独召美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美推誠无偽方不介懷但數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寇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親附趨媚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李士陳循董氏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臣論謂美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美曰請子入閣美即固辭曰不可時美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翺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翺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美曰翺已休致君代之矣美曰朝廷不可无老成人翺雖老精力未衰以美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乎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美想尔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美以翺不可什左右亦贊其說遂畱之眾論復欲畱入閣翺聞美畱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美曰所以畱之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美為石亨輩嫉難為福建叅政

上召翺曰李某非其罪不可什去世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  
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爾為吏部左侍郎翺不得已從之翺之欽遠美者非遠夫也恐亨輩害之奉使高麗免其害耳天順歲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談

國事亦為爭論所推入閣與有爭

上銳意委任寇春極隆賢亦自念遭蹙之難助有貞無益感  
知无不言謂太平可立致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  
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  
歸司禮監以此極方替說凡事與二季士商議而行意欲籠  
絡附已及論薦文書士有徇私者貧等持公道昌沮之祥亦  
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  
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石亨言忿然  
訴御史意不实意有貞與吳圭使且濂祥曰今在內惟尔在  
外惟我彼欲陷害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  
每許其短及聞其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吳萑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與貧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電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尺余明日即  
赦而出之初言官欲僉亨不能振作兵威屬復入寇之憂或  
不法重情附勢者殆泄于亨亦謂有真主使其都御史達之  
一空 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同上

○刑部黃東河分轄前長壽吳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受優之  
容否則摺摭報復憂憚難為憚何廷秀任其司獨曰法者天  
下之公有犯至司輒送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屬女  
子而奪其財產者男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 彬  
囑廷秀看百戶廷秀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嚙之嗾騎旌校  
百戶自縊卒死所得由是官校指戡不敢犯竊惟士君子未  
嘗不廉但有滿于公而不廉于私廉于公而不廉于私皆勉焉  
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  
師其先公賄以白金文縑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本  
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大監分其餘司遺三司差  
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裕及陞長水泉都指揮僉  
事武成德廷秀嘗趨闡朕賜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  
知君也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曰楊官憲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廷秀一无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我  
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庶蓋性然也

瑣錄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提督官校緝事無鎮撫間刑權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干

御前者惟李閣老瓚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楷擬  
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个活袁彬还我  
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揚瓊善倭漆盆



器號揚優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揚供指  
為李所嗾揚懼拷死于獄乃証達曰此實李所殺但我言于  
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公多官廷詰我对申言之李先得薛達  
信之朋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外对李方自東  
官請退陳安簡彭錦道乃詰曾得肯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对  
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  
指人我一市井小厠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  
指也達失色以是搆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  
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  
傾李舜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難也 同上

○天順以前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

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續  
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  
三品以上官奉保天下要取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之門後  
亦單去不用夫順末李美始令吏部方面官有鈔推奉二人  
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双溪雜記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与刘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  
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  
人对无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  
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上而退是用吉祥之姪欽果  
反誅運及祥矣 寓圃雜記

○英宗在內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內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直奏曰与臣素熟真酒風漢耳遂止

同上

○湯胤績為忝將守北边一日胡寇特至領兵出戰上突將數  
月口外通州駟天色將曠忽有兵官至駟從甚盛坐中室令  
免供具但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驟卒候其起寤然死  
声開戶視之无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渠魁  
一箭那知中兩眼胡馬踐來頭倡粉烏鴉耳外骨如柴交將  
有義空揮淚弟姪无情不奈哀血汚遊魂歸不得幽冥空葉  
望鄉臺胤績素能詩好怪其為鬼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余

言 同上

○給事中李实出使北虜奉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在使錄甚鄙景太中為左都御史

太上復位首言实在庸時无君臣礼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事

惟 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縣官近年富兒入銀得買  
揮者三品官也縣官豈能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騷呵屬恐金  
紫煌赫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歛聲不暇因詢于人始知  
為納銀指揮虎而翼之尤甚于此烏園雜記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秋八月禮  
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正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  
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  
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看風散作禮闈炭碧桃奪回天邊  
種丹桂翻從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尺成灰曲  
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上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  
蘇州奚昌元啓作 并園雜記

○羅修胤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而順提率

章編修林黃編修仲昭在檢討初皆上諭元夕觀灯事章調  
知嘉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李公歿后淳安簡及復  
入閣言于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脩拱章黃皆為南京大理  
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適虎陵陳公文亦卒士人為詩悼  
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生已復官蓋章黃  
二人之謫實出于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死意故云先  
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上皆是至是始著為令皆  
終喪三年奪情起復亦謂有之實出于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隘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同上

○楊暄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錦衣指  
揮門達檀生殺之輩多隨晉人同時袁彬指捕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為遊一所間又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已令還卒後且陰私欲置之死地曠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詠屈遂奏達違法二十余事奏入上方与太監裴瑞擊毬逐令達遊問曠至其解達陳諸淫刑恐曠神色不変佯若无所与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

知且曰曠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无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曠以实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与君侯不善固為此本使曠投進亦不知中何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欲至因以酒肉賞其直早朝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前方引曠至達欣然謂曠曰此皆先生所命彼与我无干也曠忽驚訝曠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曠使曠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余條畧无余蘊監押官以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辞其罪夫録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誦成廣西以死暄得脫素復先任如故京師  
多能道其事後暄來蘇于俞欽玉家往見之 寓圃雜紀

○錢原溥季士回自謫河道江西布政使翁公所詩送之序云  
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公行賞殆无  
虛日而

母后徽號未加独非缺典与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申申先生遂為崔賈所擠而  
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閣講臣惟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問吏部取  
先生以婦復舊官予嘗以是表之內閣俱奏謝伯寬云甲申  
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常在內堂教讀書今之近侍若懷恩  
輩多出其譜下其出以附五倫其入以附公之力也若如此  
說則混 皇上之明沒懷公之德矣翁蓋得之傳聞耳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熾燄炙手可執文人武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乾麥衝衝口一齋餅小家生女一美艷都督石虎欲取為妾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虎弃市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寘殆凡蓋三老獨免

狩園雜記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称寃謙但云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办之即授尚寶內官間之檢閱各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眾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娘上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德宣天時

老娘上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



李士諷不諧而止。將今在後宮煖閣中某處。

老嫗七張太后也。於是啓。

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奄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同上。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无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不能開。眼民惧急趨出。沙已沒。跌美。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蝕其机發而然也。同上。

附錄

○刘忠宣公大真張簡公數華二公皆天順甲寅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在翰林。二公力辞不就。后二人皆以才能為名臣。 蓉塘詩話。

○天順初楊公瓚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羣許太監吉  
忠國公石亨奪占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宠擅權  
之罪詔孫公敢言稱賊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  
慧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盜漲公与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  
泄于亨者亨乃与祥合謀上譖既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与其道御  
史周斌且誦且对歷陳二凶罪狀明其正大意先入譖莫能  
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認引大臣刑數瀕死卒无一語他及有  
司文致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余多貶奏上會涼城大風  
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  
戍遼東鉄領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  
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入舊官昇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  
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聞公徐  
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  
呼民壯撥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  
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寧海海口乃知倭僅兩舡入貢  
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近代名臣錄

○景泰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  
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  
宜即住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

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入帝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蘇州人  
也忘其名矣 否太錄

孤樹哀談卷之七終